

她 时代丛书

黑孩 著

# 女人最后的华丽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最后的华丽 / 黑孩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3  
(她时代 / 朱耀华主编)  
ISBN 7-80676-302-3

I. 女... II. 黑...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467 号

---

**女人最后的华丽**

著 者 / 黑 孩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装 帧 / 吴耀明  
插 图 / 李清月 徐蔚劼

出版发行 / 文 匯 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70 千  
印 张 / 7.75  
印 数 / 1 — 7 000

ISBN 7-80676-302-3/I · 069  
定 价 / 16.00 元

# 作为流浪的世界人(代序)

青野繁治

我跟黑孩不太熟，没见过面，也没直接谈过话。用伊妹儿通过信，我只能说是她的读者之一吧。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我写篇序文，但我以前没给别人写过序文，这次又是中国女作家，所以觉得新鲜，立刻就同意了。

她是一个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作家。90年代初，她在中国已经是一位作家。出版过《秋下一心愁》等小说。后来她东渡留学，念完硕士后，一边在日本的公司工作，一边进行写作，在日本出版过几部小说和散文集。

有留日经验的中国作家，在中国20世纪文学当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从鲁迅开始，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夏衍都是留日生。当代也有叶广芩、金海曙等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回中国后写一些有关日本作品的作家。另外一组是唐亚明、毛丹青那样，在日本大学念完后，继续住在日本，一边在日本的公司工作一边在进行写作的作家。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处境不一样，他们对于日本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但他们都能从日本看中国和他们自己。跟生长在中国，没有离开过中国，或者没有居住过日本的中国作家比较起来，最不同的地方也许就在这一点。

这部书写的是黑孩从刚到日本直到现在在日本生活中所得到的一些感受。读了这部书以后，有些中国读者可能会对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人名（弥生、藏下、远藤等）、地名（山梨、涩谷、成田、读卖乐园等）和一些生活环境，有些陌生

的感觉。这标志着黑孩这位女作家，已经在日本生活得自由自在，跟日本人差不多。其实她刚来日本的时候，“觉着十分空虚。我常常问自己：在日本，我能干点什么呢？我的价值在哪里呢？我的成就感又到哪里去寻找呢？”她又写道：“在日本，我十分寂寞，而且，身为写小说的文学工作者，在日本找不到价值感，我受不了。我不喜欢现在这种自卑的感觉。”这时她在中国身为作家的自己和在日本身为体力劳动者的自己之间彷徨，可能是在自我认同扩散的危机吧。

后来她克服了这个状态，恢复了身为作家的自己，重新开始写作。此后的著作，可能应该跟东渡以前有所不同。如果她在这一段时间里有所变化，那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

她的文章里，有时呈现所谓“新人类”世代的特点，比如肯定自己的美好，对于政治、革命等方面不太感兴趣等等。但这是在她生长的年代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并不是她一个人的特点。

我知道，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中国人，一般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他们差不多都有被一些日本人欺负或者歧视等等经验。有留日经验的中国作家常常写这种题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黑孩在日本接触的人们可能都是好人的关系吧，她这种题材写得不太多，她倒好像着重写同样在日本工作或者学习的华人的生活。我觉得她的特点也在这里，就是说，她有时候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有时候是从女人的角度，用批评的眼光描写她的同胞们在日本的生活方式。因为她的民族认同在中国，因为她热爱祖国，所以她对于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的要求比较高，比较严格。因为她是个女人，所以有时候从女人的角度看一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她的文章超越一个中国女性的框框，用我所说的“世界

人”（也可以说是“地球人”）的目光。

她在给我的电子信中说：“我是凭个人的感觉，一瞬间的感觉或感情，写文章。从无形的感觉和感情，塑造成为有色彩味形的东西。语言追求‘静’和‘美’。”当然这个“感觉”或者“感情”本应该带着她民族文化意识的成分。比如她在这部书中，提到冰心、汪曾祺、顾城等中国有名的文学家，却几乎看不到日本文学家的名字。偶尔提到塞林格等欧美作家，却为数不多。她写苏曼殊和“尺八”的时候，完全是中国人的角度。我从这里觉得依稀看得出她文化生活的一个侧面。

但她有时候，不知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超越民族认同，而从性别认同看问题。如果把她的一部分文章翻译成日文，在没告诉作者名字的情况下，让日本人读她的文章的话，大部分日本人会以为文章的作者是一位日本女性，看不出她是一个中国女性吧。这表现在《猫话》《恋爱难谈》等。

我有一个女学生，她11岁时从中国回来。因为她父亲是残留中国的孤儿，奶奶（父亲的生母）还在日本，所以父亲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从中国大连回日本。刚回来的时候，他们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她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她刚生出来，父母给她起的中国名字；另一个是到日本后的通称，第二个姓是她奶奶的，名字是她自己按照自己的喜欢而起的。

虽然她学日语学得很用功，但总不如其他日本同学们那么流利。有的人就骂她说：你是中国人，应该回到中国去。后来她考入大学，大学里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都是在国生长的中国人。他们有的看到她的护照是中国的，就说：你是中国人吧，那你为什么叫日本的名字？（上大学的时候，她报名用的是日本的名字。）有的人甚至说她是个叛徒。另一种留学生跟她说：你的汉语有些奇怪，说得有些慢，普通中国

人说话不像你那样。她听他们这样说，想自己不是地道的中国人，更不是地道的日本人，那到底是什么人呢？她心里的痛苦在别人是难于想象的。她当时处于丧失民族认同的状态。

后来她到我的研究室找我。她说：我今天在您的课中，第一次听到“世界人”(Cosmopolitan)这词，有所领悟，我学习汉语，我学习日语，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中国人，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日本人，我应该向“世界人”发展。她得到了新的认同，找到了新的“根”，虽然她的“根”没有历史文化作为背景。

黑孩写道：“自踏上成田机场的那一时刻起，流浪就成了自己的人生或称命运。流浪虽有些伤感但绝对不是一件坏事。”“流浪”一般用没有“根”的草“浮萍”来形容，一般地来说是贬义词。她感到流浪“绝对不是一件坏事”的那一瞬间，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得到了一个新的认同？

她的立场跟我的学生并不相同，但我希望黑孩在日本有一个新的认同，作为“流浪”的“世界人”，从她独有的角度写中国，写日本，写男女，写世界。我相信她会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得到新的位置。

2002年3月

# 目录

## 作为流浪的世界人(代序)

女人最后的华丽 /1

雨季 /4

红绳腰带 /8

缘 /12

好久不见 /16

一寸风情 /20

狗话 /25

续狗话 /30

初见冰心 /34

尺八 /38

男友的口头禅 /42

友情 /45

樱花雪 /48

忘情风景 /52

闲人手记 /56

浊酒余欢 /60

我的身上有你的美丽与真诚 /64

送你送到 /68

一样的心情 /72

这样迷上了你 /75

第一滴血 /78

一路平安 /83

病 /87

寂寞是学问 /91

寂寞始于归意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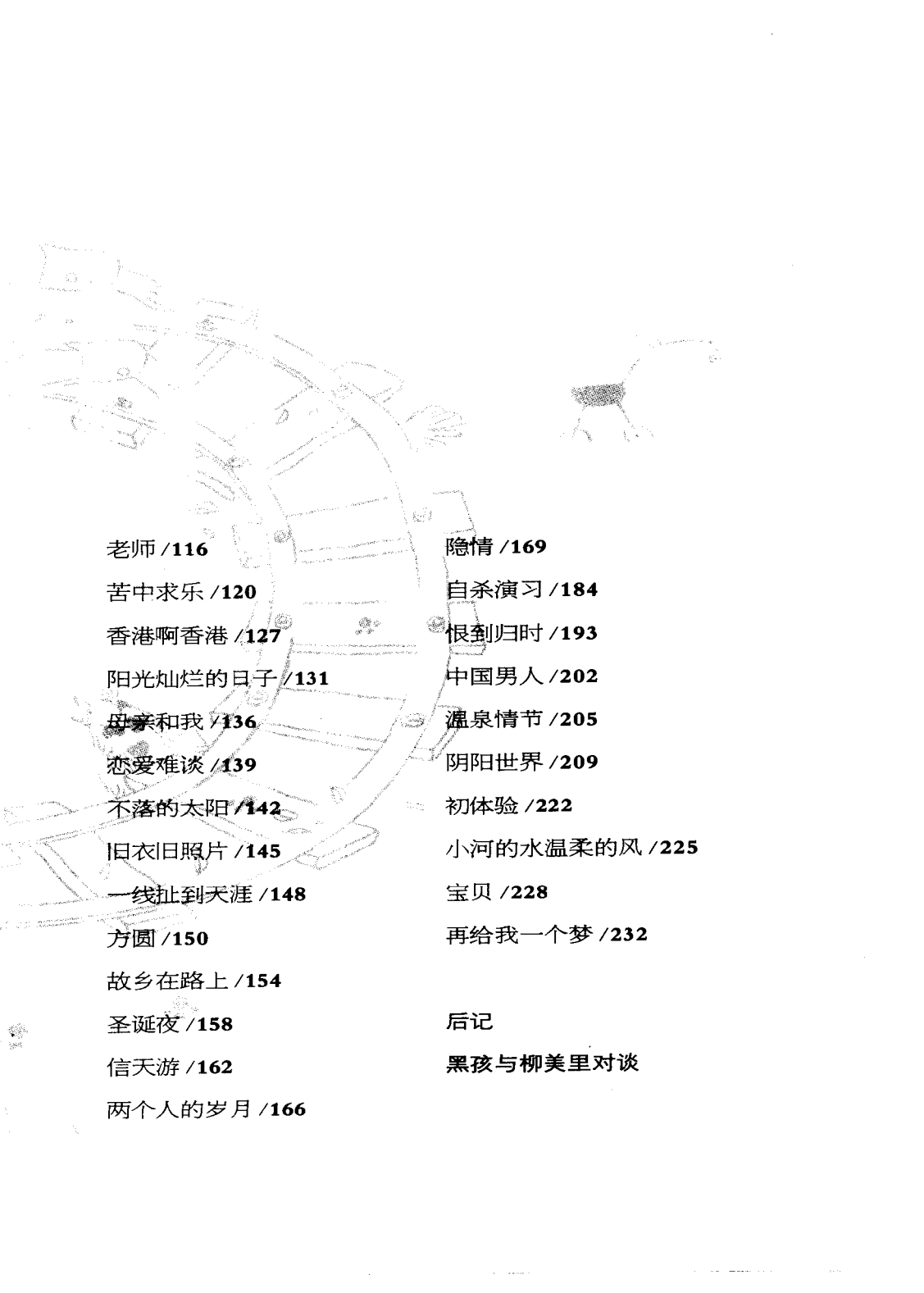
一日流 /98

小日本大帝国 /101

星离去 /105

猫话 /108

水果和垃圾 /113



老师 /116

苦中求乐 /120

香港啊香港 /127

阳光灿烂的日子 /131

母亲和我 /136

恋爱难谈 /139

不落的太阳 /142

旧衣旧照片 /145

一线扯到天涯 /148

方圆 /150

故乡在路上 /154

圣诞夜 /158

信天游 /162

两个人的岁月 /166

隐情 /169

自杀演习 /184

恨到归时 /193

中国男人 /202

温泉情节 /205

阴阳世界 /209

初体验 /222

小河的水温柔的风 /225

宝贝 /228

再给我一个梦 /232

后记

黑孩与柳美里对谈



# 女人最后的华丽

已 经过了那么久，直到今日夜谈，小雄他突然对我说：还记得北京的礼士宾馆吗？去年年末我们一起去北京？

怎么可能忘记。那一天是二十六日，在礼士宾馆，在二楼的三号房间里，小雄和我，差一点就做了那件事。

小雄接下去说：那一天在床上，我开始抚摸你的时候，你的身子就抖起来，好像小女孩十分害怕的样子。我内心怜恤的念头一闪乎，那劲儿就过去了。

多么纯真的话语。心被捣碎了，如泥。

仍记得那日从害怕以及恍惚中清醒过来，床上亮着干通通的灯光，好似一丝余地也留不下来……

小雄又用和那天一模一样的目光来看我了。这一次我微垂着头，小雄特异的目光我是用心感觉到的。感觉到的一刹那，我发觉小雄与我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一点上相遇了。之后小雄和我同时



女人最后的华丽

伸出了双手，将对方拥抱在怀。

接下去的缠绵激烈而又错乱。

彼此自焚而又焚了他人。

每一次呼吸都好像深深地吸了天也吸了地。

多少次就好像死去了又醒来。

……雨过河原。满屋子的声音似乎在一刻间静止下来。

枕并枕我和小雄倒在床上，许久许久无话。小雄打开电视机，将频道调到五，儿时即看过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名片《插曲》。非彩色，黑白中我叫不上名字的男女影星正拥抱在一起。虽然是做戏，看起来却和真的一模一样。

我看了小雄一眼，小雄好像正入了男女影星的戏中。我想起小雄在这之前竟用扑克为我算过命。我将目光转回男女影星，却对着小雄说：小雄你看银幕上演着的正是银幕下的事。

小雄又似在礼士宾馆时一模一样地抚摸了我。这一次不仅仅是恍惚，更有冲动。男人和女人，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如今是我和小雄两个人，也终于走过来。

事情过后我发觉自己有一点点儿的后悔，一点点儿的呆怔和一点点儿的亲情。

我想如果今天和小雄不发生这种事，我永远不会想以后的一生一世的事情。明明多了的这一件事使所谓的爱情增了一份奇妙也损了一份奇妙，我却是将正渴望着的被抚摸的感觉一念转向了对稳定的需求。

我知道自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小雄就会同居下去，或者干脆结婚。三十多岁的我已不想再玩。我问小雄，我一生都可以依靠你吗？

小雄的回答十分肯定。小雄说当然可以。小雄接下去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傻瓜！

我沉默了许久,内心一而再再而三地斟酌小雄的两句话,慢慢地便觉华丽眩目,泪水就情不自禁地自脸庞滴流下来,滑向耳际,永不停止似的。

每一天自东方升起的太阳其实永远是那同一个太阳。

小雄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小雄也懂得我的泪水。小雄不再说话,小雄只是用小手帕将我脸上的泪水拭干净。这一刻小雄凝视我的目光开始有温柔和伤感。华丽潜入我心底。这一刻的华丽是我和小雄相识、相爱、相结合以来最美的一次。也将是最后的一次。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是小雄的妻子了。名正而言顺。

我抱住小雄,再抱紧一些。这一刻的心底则是波涛万丈。一半是现实,一半是憧憬的时候,原来是这般的华丽。我想对小雄说祝福我罢,也祝福你自己。为了现在我们如此相爱,也为了……

我本来是想为了将来和永远,但我竟失却了勇气想下去。将来难以为继,未来也难以设定。

我必须喘一口气。

一眼就看见茶几上前日买来如今已近凋萎的玫瑰花。紫红色依然鲜艳并浓重。生命也依然存续着。我不知为什么问小雄,三十多岁的女人了,是不是已经很老很老了?

小雄微笑着不作回答。小雄是不是不置可否呢?再看小雄脸上的笑意,正慢慢地消逝,本来随笑意漾溢着的明媚,在我的有心或无意下,正仿佛某一种华丽的装饰般叮叮咚咚地滚落下来,滚向四方。

明明是生命中最华丽的一刻,我却感受着生命的流光为荒枯而去的某一个过程,不该想到的却是想到了。身为女人,知道这是最后的华丽。女人的最后的华丽。

3



女人最后的华丽

## 雨季

日本的雨滴流下来的时候滑过肌肤，肌肤上会有一种白白凉凉的感觉。因而我常觉日本的夏天像夜的月光，使人产生一种秋的寂寞。

附近的公寓又新添出许多募集住客的广告牌子，一张张地排下去，很像我房间里墙壁上挂着的日历簿。日历簿的页码再翻过去几页，该是雨季过去的时候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你将远行几日，你要去的地方远至一个海洋的彼岸。

你说这话的时候，是日本雨季里雨最大的一天，还清楚地记着你是踩着阳光走进我的房门，只是在你说过你要远行以后，一场骤雨就降临了。我所居的小木屋，还有小木屋中的我和你，那时就沐浴在一种灰色里。尤其穿着灰色西装的你，简直就是灰色的一部分，或者就是那灰色所昭示的活的魂。

我觉着日本的雨季是从灰色中渗出来的，也是从你的西装上溢出来的。脑袋枕在你灰色的西装上，我将心里灰色的风景告知给你。

或许是雨的寂寥我的弥漫的灰色感染了你，你说：今年日本的雨季好似格外地长，以往的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很热了。

你说的恐怕是真实的。只是我再一次地惊愕于你的沉静。于客观存在中触及到一种感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命中的因缘。我短短的一生中，感觉常似梦幻般地泛滥。就因为为是感觉，因而并不真实。很久以前我就发现自己有一种失落的阴暗心理。除却人生无常、虚幻的老生常谈，更是因为我不具有明了自然和人生的超然素质。许多时候，我以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中所得到的境界而一味地回归到古已有之的悲哀里，就因为如此，我的病与多数人不同，我的病是一种郁悒，或者是一种无限的缠绵。我总是长时间地处在一种源源不断的灰色的梦的感觉里。

沉静的你与我完全不同。你总是这样沉静。在我这里觉得不得了的事在你那里都是自然应该存在的样子。与你认识这样久，从未见过你大喜大悲，更多的却是常听到你说这样的几句话：是这个样子啊，没有关系啊。你这种十分现实的沉静总是使我一边做着梦一边就清醒过来。我常思忖，你待人接物时自然表露和运用的沉静，你优雅而澄明的心情，该不是那种超自然的经过内心和精神上的苦恼后才可以达到的境界罢。

我不知道你的沉静是否真的是这样一种宗教意味的境界，就好像我不知道对于人生来说，处于不甚明了的徘徊中是否

5

女  
人  
最  
后  
的  
华  
丽

幸福一样。但是，无疑的是，与你亲近，你的沉静慢慢使我亲近了一种超自然的安谧，使我颓丧的心绪得以治愈。因为，你总是将一种感受的实体昭示与我，自然和人生的存在，是人类的幸福和愉快。肯定万物，视轮转无常为人的命运。倘若你的沉静当真是一种宗教意味的境界，那么，你或许无意昭示与我的便是你沉静情感的内涵。是很有自然的润泽的。

就是这样，我有幸亲近了你的沉静并得以治疗心绪，就好似我本来正徘徊在忧郁中却突然被你吸引顿足，顿觉心情沉静并安详下来一样。如今，你远行已有多日，倘若在过去，我会为此而寂寞并忧郁。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觉着你仍在这个城市里，就在我身边，只要我抓起电话，或者伸手触摸，就可听你的声音抚到你的身体。寂寞不再是四顾无人，而是心中无一个人可以思念。天地万物与生命同存，永存。人，活着，就是在活着，并非在意志的驱使下活着。无常是生命的闪光。

可不可以说，最不安宁的是人的魂。倘若可以这样说，那么，最不安宁的魂的另外一种极至便是最彻底的安宁，我现在已经拥有了这样一种极至。这极至就是你。你走后，世界之于我，凝聚为你一个人。

仍然是雨，黑暗中大片的灰暗已悄然隐去。我如此发现了我自己的心情，想到这心情的发现与你的沉静有关，我从中获得了一种舒畅的慰藉，感受到一种爱的温暖。

在雨季，你是沉静，静静地陪伴着我。

7



女  
人  
最  
后  
的  
华  
丽



在雨季，你是沉静，  
静静地陪伴着我。

# 红绳腰带

妈 妈拜托姐打电话要我回家过春节。到日本许多年，妈第一次如此刻意，似乎不给我犹豫的余地。我也拜托姐，要姐告知妈我一个日本公司里的小职员，中国旧历年时正值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断断请不下假期的。

妈执意要姐打电话给我，一而再，再而三，我不答应妈就绝不肯罢休似的。妈要我回大连，务必回大连。

只好将元旦做春节过。公司有十天的休假，途经北京，不敢久留，只匆匆打扫了一下房子的卫生就急急奔了故乡大连。

想不到妈的一张脸变化如可爱的童颜。近八十岁的人了，本已白尽的头发突然间又黑掉一半。我相信妈真的是返老还童不仅仅因为妈的头发变黑，妈的言谈举止一样令我处处感到稚气，我啼笑皆非。





女人最后的华丽

妈似乎忘掉了所有她经历过的一切，她只是以健康为乐，以儿女常聚身边为乐，以不愁吃穿为乐。见到妈是如此这般的情景，不禁觉得妈的晚年很是幸福。

家里姊妹兄弟多，每每过节的时候，哥、姐总是有意将日子错开，一家一家地来看妈。今年由于我回去的缘故，妈的身边一下子浩浩荡荡地围了几十个人，热闹无与伦比。

晚间的餐桌上，妈说特地为我备了一份礼。自从步入社会，妈送礼物给我，这还是第一次。妈从衣柜里取出一个包裹给我，以为有奇特的欢喜，看到的竟是一条红绳子。

我逗妈，问妈是否学了杨白劳，不能亲手摘花只好扯一根红头绳给女儿扎起来。妈极认真地纠正我：不是红头绳，是红腰带。

不敢想象我回到东京每天系着妈送给我的这条红腰带的情形，我啼笑皆非。

妈看出我的心情，解释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本命年多灾多难，我一大把年龄了，又是一个独身女人在海外，如果系上这条红腰带，虽然不敢保证万事皆可逢凶化吉，但总可以想象我因此可以躲过一些灾难，心中多了许多安慰。

我感动无语，知道内心已经妥协了不少。人类通常总是对遭遇比对安定更了解才可以更好地生存下去。像我周围有很多人，通过看不见摸不着的宗教精神来理解自己或他人的遭遇，这种感情是很传统的。妈也没有例外。

感动归感动，我还是不相信自己会系这条红绳子。我对妈说我如今生活在日本，一方水土一方神圣，日本没有本命年多灾的传统说法。妈却说生活在日本又怎样，还是照常说中国话、看中国文字。我说我已经属于看或者写繁体字的那一类人了，这类人不太会八卦自己的未来或人生，